



知從何時起，香港人不再把粵劇當成一種舞台表演藝術，反而有意無意把它當成一件古董，老是想著如何「保存」。當一種藝術形式已沒有再發展的餘地，我們就以「保存」的名義，間接宣告它的死亡，但本土粵劇真的已經走到末路了嗎？

文、部分圖片：何可

新派粵劇如何尋出路？



◆今次《西施》的製作中有不少熟悉的名字，包括形象指導奚仲文、演技指導羅冠蘭及資深大老信梁漢威。

其實不用汪阿姐講，我們也知道半世紀前鼎盛輝煌的本土粵劇，如今已經被「邊緣化」。這過程是漫長的，但本土粵劇的發展真的已經走到末路了嗎？相信每一個仍在努力的粵劇工作者都不認同。一九九九年成立的桃花源粵劇工作舍，就一直嘗試把傳統粵劇融入現代舞台，培養新演員，吸引新觀眾，被視為本港「新派粵劇」的代表。在全球化的文化氛圍中，「粵劇」是邊緣的；在巨大傳統壓力下，「新派粵劇」更是邊緣中的邊緣。揸着傳統的包袱，去迎接新時代的衝擊，前途注定不好走。

開拓者？破壞者？

談起「新派粵劇」這名號，「桃花源」會長吳國亮及



◆舞台技術統籌黎宇文，在《西施》中亦有客串一角。

拍檔黎宇文不約而同說：「這只是別人給我們的名字。」在他們的作品中，多媒體不過是手段。黎宇文說：「我們還是會依傳統方法去做，只是加入了劇場的元素，利用燈光、舞台、錄像以及多媒體裝置，去幫助加強氣氛，強化象徵。」既然發展創意是以保存傳統戲劇內涵為大前提，那就不算是對粵劇傳統的顛覆了，為何仍會在行內受到白眼？黎宇文無奈說：「那些批評得最強烈的人，多數都沒有看過我們的戲。」行內權威自命掌握了「粵劇」的詮釋權，令吳國亮最為不滿：「粵劇是屬於大家的文化遺產，我們任何人都有權去帶動它的發展。」對吳來說，粵劇尚有很多可能性，「不是要求所有人認同，問題是我們能否有更廣的胸襟和視野，去接受新的方向與可能性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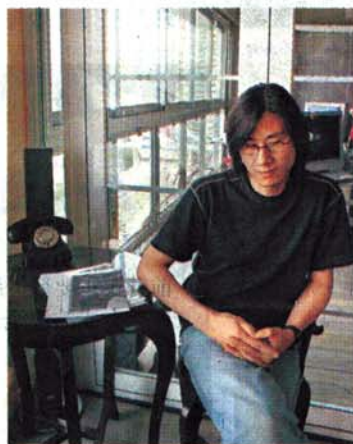
香港本土的粵劇，以前是一種大眾娛樂。直至唐滌生與任白的出現，其藝術性才顯著提高。然而唐滌生逝世半世紀以來，後繼無人，這也是香港粵劇前景的隱憂。吳國亮說：「今天粵劇要面對的，是整個世界的挑戰，包括不同地域不同形式的娛樂藝術衝擊。現今粵劇的情況是高不成低不就，無論藝術深度還是娛樂性也不到位。」

現在的觀眾，不只是看看大老信的功架就滿足。吳國亮認為本土粵劇的精髓不在於形式化的「高難度動作」表演，如果要尋找出路，就必須在藝術性與精神層面入手。他舉其劇團即將上演的唐滌生名作《西施》為例：「唐滌生的劇本本身就有很強的藝術性，《西施》第一場的『獻美』場面就很有張力，例如有為大局被逼獻上愛人的范蠡，又有那『無間道』西施。」

留住高質素觀眾

走深度路線，難免有點精英主義味道，但吳國亮認為這不等於脫離群眾：「就算一般普羅觀眾，他們仍是懂得欣賞高水平作品的。」當然他心目中最想留住的，仍是一批有藝術修養的觀眾：「能長遠支持藝術發展的，一定是那批有思想能力的創意階層，他們消費力高，同時流動性也很高，可惜現今香港的文化仍以發展大眾娛樂為主，留不住這類人。」吳國亮承認本土粵劇面對很大的內部困境，以觀眾層面為例，新一代與粵劇有隔膜，沒有新觀眾更替，令粵劇的市場運作很不健康。吳國亮說：「有些人拉攏了一批有號召力的『票友』，每有演出就叫『票友』各自拉同一批人撐場。」如此一池死水，怎不會令人想到有「陰乾」的一天？

《帝女花》中一句：「君非亡國君，亡在群臣無抱負」，在吳國亮口中唸來，感慨萬千。我們的本土粵劇被「邊緣化」，是這種藝術形式的宿命？還是香港人沒有盡力令它活起來？



◆吳國亮希望觀眾有更開闊的視野，不要甘於平庸。

《西施》

日期：6月30日至7月2日

地點：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

查詢：2880 9362